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七

涇胡承珙墨莊著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之也
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
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
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
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眾也鄭箋以烝爲塵以塵爲久
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喻天下有賢者
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致之於朝曰俱曰竝仍不出眾義蓋經

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眾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眾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筐也段云當作罩筐也下當云汕櫟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琪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筐釋汕爲櫟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鮪下云烝然鮪鮪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

而不及鯁王氏總聞雖云罩胡角切魚回幹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尙未必有鯁字也

釋文罩張敎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珙案說文罩捕魚器也籠罩魚者也從竹霍聲或從霍作筐詳沈重所以音穫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籠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筐謂之罩之義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佳部云翟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敎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𦉰是罩翟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釋文字或作翼同釋器云櫟謂之汕案

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櫟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翼魚曰翼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卽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网不著汕名然古者櫟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櫟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櫟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爲卑而罾巢其上皆是說文櫟澤中守艸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罾何爲兮木上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水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蓋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櫟名說文艸樓藝文類聚引作竹

樓亦卽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顧濱詩傳並用傳箋其樂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簣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晉也晉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巢鰓鰕云巢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離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離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離亦所薦之物耶

翩翩者離烝然來思傳離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

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慤謹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離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羣然天下無言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旣以離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旣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琪案又疑侑之假借楚茨傳侑勸也儀禮注古文侑皆作宥今文尙書宥作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賓之初筵室人入又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讀曰𣪠謂賓

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則不如讀又爲侑謂室人入而勸侑也末章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亦訓又爲復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如云尙不知其能飲三爵與否況敢多勸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又思卽謂燕時勸侑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云又者其卽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

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
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
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蓋已用之爲臣也承珙案二樂
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
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
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卽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
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

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
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
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
臺古臺字此皆以詩之君子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
指人君朱傳又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
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
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臺禦雨則笠爲
禦暑可知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李注亦引毛傳臺所以禦雨今
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

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之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備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藹侯莎與夫須爲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藹侯說文藹侯莎也與郭注異讀卽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卽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究不得以夫須爲藹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污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

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觀之皆指
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琪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
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
因其草爲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蓬草名
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竝非以萊
爲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蔓華以當之邵氏正義竝
據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萊同音似矣然蔓華非習見之
名果萊卽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
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譙沛人謂雞蘇爲
萊玉篇廣韻竝云萊藜草也藜來亦一聲之轉

春秋時來公
羊作祁藜

大

戴禮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羹不糝韓非子藜藿之羹是

古人以此爲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不熟藜烝蓋卽烝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爲山木王伯厚以爲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鄉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檣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何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卽是枸櫞也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蓋據陸璣之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

子爲木蟲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竝非釋杞嚴殆誤據云爾
承珙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
骨此卽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
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櫬矣若嚴緝
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櫬一名
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
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
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
柜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

案北山當作南山郊鄉殆誤記邵武士人作疏亦未

言

遂疑此杞卽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旣以柜柳釋杞柳一曰木

名者別說謂杞與柳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

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柳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
櫨爲貓刺又以爲絲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
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
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
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
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
枳句爲曲曲之鉤是李之謬也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
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
贄見曲禮人君燕食以爲庶羞見內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
其甘美如飴見陸故遠致之邪承珙案說文禾古兮切部積積櫛

二字依段
注增補

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椒檳榔也

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蓋檳榔二字以雙聲爲
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稽部稽字云稽榔而止也同義在
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棋
莊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枸其入
聲爲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
其本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檳榔爲木名雖
別一說然禾部祇此二字禾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檳榔
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尙其引申之義玉篇云檳曲支果
今作枳榔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棋是也陸疏云枸樹山木其
狀如櫨一名枸櫞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